



融堂四書管見卷六

先進第十一



論語

子曰從先進

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東則備

先進也此非文質彬彬之君子

進謂前也

浮於文者以君子自命而反前輩指先王盛時人物也

既從周

之文矣曷為而又從先進乎從

從先進

從周也曰從周樂其文之盛曰

文之弊

文之弊

子曰從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去聲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不及門言此時皆不在門也

或謂夫子因材施教人於此可見愚謂不然一元之氣渾浩流轉萬物之形色於其間者自各隨材而成就四科之日聖門初未嘗有如許分別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音有所疑難則因有所發明心通內融言無不說何疑難之有曰非助我深喜之辭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去聲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隙也

父母昆弟無壹毫之間人言何自而可間也非誠孝所積深信不疑未易至此不然浮言一入天屬為仇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去聲  
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三復者一日三復斯言事見家語

斯言之玷尚知其不可為則出處進退必不苟然矣此章與公冶長篇之言正相表裏聖門之擇婿以此哉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聲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夫子兩稱顏回之好學而歎其短命以死使之得年則所到豈易量哉當時門弟子非盡游隋必若斯人而後謂之好學耳哀公君也對之特詳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之

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亦受學為椁外棺也請

賣車以為之鯉孔子之子字伯魚時孔子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苟義不可以不乘

安可舍之而徒行哉椁之有無車之用舍定於鯉死之日矣非於回而有吝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

斯道有傳雖千載之下猶夫子之未喪也道在顏子而顏子死矣非天喪夫子乎傷哉斯言可謂痛切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去聲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非夫音扶人之為

去聲

慟而誰為

慟哀甚也夫謂顏淵

夫子之慟不為他人發也何獨私於顏子哉從者怪其慟而夫子特未以為慟夫子殆非

私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扶音二三子也

死葬以禮謂之無違宜厚而薄宜薄而厚皆  
非禮也孰謂顏子之死而不以禮葬乎二三  
子襲世俗之陋重違師訓而納友於非禮夫  
子所以歎悼而深責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於虔切能事  
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名有人鬼之異道無人鬼之異身有生死之  
殊道無生死之殊人鬼死生實一非二能事  
人則能事鬼矣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矣

閔子侍則閔閔魚巾切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切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若旦切如也子樂音洛先儒謂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閔閔侃侃釋見前

曰閔閔曰行行曰侃侃皆其情性自然也夫  
子所以樂之由也好勇逆知其不免示戒深  
矣而卒死孔悝之難悲夫

魯人為長字如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子曰夫

音扶

人不言言必有中

去聲長府藏名所以藏貨

則為者改作之也仍因也貫事也

從事府藏聚斂之門也問之以仍舊貫如之

何又難之以何必改作問子之意深矣言必

有中如射中的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家語謂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觀子路行行氣象於和平之音必有不足奚

為於丘之門非絕之也抑而進之也門人便

不加敬則不知子路甚矣夫子之墻數仞得

其門者蓋寡由也升堂豈易得哉復指其所

到之次第言之非特破門人之惑也何謂堂

何謂室何以升何以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道至於中而止過與不及皆非也觀

問交一章二子氣象可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去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以叔父位

冢宰季氏諸侯之卿耳而富過之鳴鼓者聲其罪也

冉有門人高弟所以佐季氏者如此哉聚歛  
二字豈聖門所宜有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  
盜臣况富於周公而又附益之耶勢利汨於  
外得失亂其中波蕩從之恬不知耻殆不容  
於誅矣鳴鼓而攻何益於事謂之可者斥絕  
之辭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

辟

婢亦切

由也

嘖

五旦切

柴姓高字子

羔孔子弟子家語言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  
行不徑不實蓋質實愿慤之人  
也魯鈍也辟偏執也嘖粗俗也

魯子一唯正是以魯得之往往此事多就聰

明上走作惟其魯所以其志篤其守固而有  
一旦脫然之悟也偏執粗俗工夫如何得到  
這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

去聲庶幾也惟覺故空屢空者其覺  
不一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

意度也

空則心體洞然萬理昭徹無纖毫凝滯也方  
屢空所以庶幾至於聖則空空矣命即此道  
也逆此曰方命復此曰即命達此曰知命有  
意理財務植已私安能受命手私意揣度縱

或屢中非明睿所照也空則自明睿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迹

實履也入於室者入善人之室也

堂堂乎張未必實履徒問之何益所謂善人

者念念無惡之人耳然非實履則亦不能造

其與也踐迹二字正切子張之病箴之

子曰論篤是與如字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許也色莊者

外貌莊敬也

聞人言論篤實而遂許之安知其為君子乎

為色之莊者乎君子表裏如一辭氣之出固

無不善而言論之可喜者恐未必皆君子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無人故退之

本心本中本無偏也抑其過勉其不及則中

我自有豈待外求雖然聞斯行之見義勇為

之謂耳若從季氏而所行如此豈夫子之所

謂聞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音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後謂相失在後敢死者奮身當難也

不幸遇難回必為夫子死矣子在如之何而敢死乎玩一敢字則回之死不死係夫子之在不在義甚重一死甚輕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音平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音平子曰殺父與君亦不從也子然季氏子身異非常也曾乃也

以道事君者合則留不合則去不然苟備位耳故曰具臣夫子發明大臣之義所以深罪二子季氏不道隱然可見子然因具臣之說遂有從之之問夫子直以殺父與君亦不從也答之不特切中斯人之隱微且見二子於他事無不從所以罪之者愈深矣有識聞之可以媿死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音扶下同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音去夫佞者

日用常行無不是學何必讀書而謂之學乎  
子路之對未為非也子羔質美學未優而遽  
仕且陷之季氏之門則賊之甚矣子路不悟  
但飾詞以對故夫子惡之味一賊字為之太  
息

子路曾皙

星歷切

冉有公西華侍坐

才切

子曰以

吾一日長

上聲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

去聲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音機

饑

音由也為之比

必二切下同

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夫子哂

詩忍切

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

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

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去聲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

苦耕切

爾舍瑟而作對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士免切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曰莫

去聲

春者春服既成冠

去聲

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

魚依切

風乎舞雩音詠而歸夫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

曰夫音扶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

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聲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  
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曾  
參父名點吾以言勿以我年長而難言不曰  
德而曰長謙辭也何以何用也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  
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知方知所向方也  
哂微笑也方六七十里侯君子謙不敢自任也宗  
十里又小足富足也侯君子謙不敢自任也宗  
廟之事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  
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曰願學曰小皆  
謙辭哲方鼓瑟故未始問之希者將對而音希  
也鏗者忽捨瑟起而其聲鏗然也撰具也春服  
單裕之衣浴盥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  
為有温泉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慶詠歌

也唯求唯赤而下又  
哲問而夫子答之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子路率爾而對非為  
國之道也是以哂之求赤辭雖謙退要皆志  
在有國耳點也不然觀其鼓瑟希鏗爾舍瑟  
而作翛然遠韻迴出流俗之表青陽遲遲少  
長春衣浴沂風雩詠歌而歸非實見天地萬  
物在吾變化鼓舞中安得有此氣象夫子之  
曲肱顏子之陋巷者也夫如此而後可以優  
為三子之事區區三子者之志趣中不脫季  
氏之網而已喟然與點安得不為之喜也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手哉顏淵曰請問其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也克猶除也復反也禮即天則之不可踰者由己自己之已目條目也勿者禁止之辭事斯者從事於此也

仁即人之本心心本虛明無方無體範圍天地其大無外只為有我始昏始虧放逸乎天則之外而本心蝕矣大凡意念雖各不同未

有不從我上起有我則百邪交崇無我則百念皆空是故貴於克也已克則心本無恙天則不踰所謂復禮也非復禮之外又有仁也復禮即所以為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誠能一日克己復禮霾霧披掃清明洞然而天下皆歸吾仁矣非今日而始歸也天下本在吾仁中昔蔽而今悟也雖然用工切實則誠在我豈他人所能致其力哉下文視聽言動之日即為仁由己之事也且如視時是雖欲視動於一念隱然未露知其非禮隨即泯然

是之謂克以至曰聽曰言曰動未有不自念  
慮之微而致其力者非制之於口耳制之於  
事爲而後謂之勿也愚嘗作四箴附於後炯  
炯而眎有不見焉冥冥而居交眩我前於戲  
戒哉弗此之求而瞳子之尤哉箴眎萬籟寂然  
聽本無聲無聲之聽不震而驚寂然爾矣耳  
手晚矣箴聽噤爾口卷爾舌不知嘿嘿之膝說  
箴言駮駟交蹄寰海長驅爾處爾室人誰爾知  
箴動

仲子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子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使民易於放失如見大賓承大祭則顛  
沛造次必於是矣不欲勿施無間於人已也  
邦家無怨無間於窮達也非克己者不能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音曰其言也

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名犁向難之弟  
孔子弟子訥也難也

難即先難後獲之難方孳孳焉但見其不易  
敢輕有言乎爲仁則必訥非訥之爲仁也雖

然告司馬牛者如此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  
初亦何難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音何憂  
何懼

易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不疚者此心澄  
然無纖毫疵病之謂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  
自得何所憂懼乎司馬牛處同氣之變故告  
之以此君子自然不憂不懼非不憂懼之爲  
君子也內省二字是用力處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立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  
兄弟也

曰命曰天一定而不可易死生富貴皆然也  
况兄弟之有無乎君子所可致力者盡其在  
我而已敬以直內而無失恭以與人而有禮  
則四海之內均氣同體何往而非兄弟也此  
語雖弘未能無過明立愛之義而後得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莊陰膚受之愬蘇路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者如水之漸清譖毀

漸入之不遠為深切之言也愬訴其陰私也

急遽者人易疑深切者人必察惟夫漸清而  
入近傍而言是以秉姦而不虞柔行而不露  
稍無定見鮮不惑矣夫子謂明未足以盡之  
而又歎之曰遠苟人言之來的然見得分曉  
後雖四方萬里如在几上不然則於近而蔽  
安能遠也故中庸亦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明字下申一遠字極有味雖然大公無我而

後可以語此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上聲下同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之所信如木有根其根一撥即隨僵仆是  
故父子無信則無以親君臣無信則無以義  
夫婦無信則無以別長幼無信則無以序綱  
淪法斁人道泯滅矣何自而能立哉夫子始  
論為政謂斯民不得其養不安其生則非空

言所可孚耳非謂信在兵食之後也兵食即所以信也子貢直就三者反復問難究見根柢此聖門之所以善學歟論食則兵為輕論信則死為輕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其郭猶犬羊之鞞棘子成衛大夫也棘子成謂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歎惜其說君子之不然也駟四馬也不及舌謂其言已出於舌四馬追不及也鞞皮去毛者

子曰繪事後素又曰文質彬彬二者雖有先

後本末然不可以相無也若使文亦如質質亦如文渾然無所區別則虎豹之皮既去其毛矣何異於犬羊之皮乎言文不可無以鍼子成之失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用國之用度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二者十取其二也

君子厚不安宅非曰厲民以自養也魯初稅



畝而此意無復存矣時君但知責不足於民而不知求足於己又烏知足民乃所以足國哉盍徹之言雖落落於一時實萬世經邦之大法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聲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末二句小雅我行不以富故亦適為異耳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也

主忠信凡三出示人立德之本至深切矣徙義即改過義不能徙德安能崇洪範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愛惡皆私意也死生有命豈他人私意所能為哉此惑之大者纔主忠信自無此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宋末年孔子適齊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地於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景公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是政者三綱九法之所係也網淪法斁人道絕矣豈直為吾粟而已哉景公之言亦是他所

見如此

子曰片言可以折之舌切獄者其由也與平子路

無宿諾

片言一言也折剖斷也宿隔一宿也

獄者兩詞情僞亦難決矣一言折之非剛明者不能無宿諾果於踐言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者能決是非於一時耳使民無訟則非道洽政治不能是故聖人不貴聽訟貴無訟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無倦則不息以忠則不欺為政之本也一言

以蔽之曰誠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抵如此居是心之所安處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凡事不問善惡必有人焉成之而後成其事且如初陷惡習未甚彰著亦自畏忌不敢恣縱淫朋比德從吏相挺其惡乃濟所謂成者如此君子惟恐人之不為善惡則救止之小人惟恐人之不為惡善則沮毀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同然之機其應如響孰敢二字自有不容不然者敢不正矣如政何哉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其心為盜而不知耻者上之人實啓之耳苟子不欲雖賞不竊竊豈本心也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

於度切

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偃仆也

君子小人雖不同而良心善性未始有異此以德感彼以德應其機疾捷如草從風是故為人上者不可不謹所欲也所欲在善皆從而善矣柰何欲殺人而使之就道也哉答康子問者三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

聞也非達也夫音扶達也者質直而好去聲義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

也者色取仁而行去聲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慮以下人致思精審非苟相取下也

達者其實孚也聞者其名聞也內不失已外

不失人固無往而不孚矣色莊行偽偃然自

詭苟譽於人終何為哉子張貢所謂求聞者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吐得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平聲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分忘其身

及其親非惑與脩者治而去之也慝惡念也事者必有事焉之事

急於計効者志必餒德安能崇厚於責人者

已必恕慝安能脩忿而不能思難者見必昏

惑安能辨三者為學切問故夫子善之雖然

未有感不辨而能脩慝慝不脩而能崇德者

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聲子曰知仁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

夏曰鄉去聲也吾見賢遍於夫子而問之去聲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

言乎舜有天下選息於衆舉皋陶遙音不仁者

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愛人知人仁知之事也觀向也問知之言是

樊遲獨於知人之說而有未達耳嗟夫直枉

不辨天下固混混如也舉錯一明是非昭揭

則凡枉者亦將脫然自失為直之歸知人之

功孰大於此樊遲猶有未喻何哉子夏富哉

之歎所以深贊而明辨之也選所以舉錯所

以遠雖然仁知未始相離也不仁者遠所以

愛人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工毒切而善道去聲之不可則

止無自辱焉忠告者有過相規善道者道之以善也

忠告善道友之義也須識不可則止之意方

善不然非特無益於人自辱多矣或者告之

未必忠道之未必善及其不可則又尤人之

不我聽也何取於友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用力於仁者本非他人所能致其力無同志

之助無規警夾持之功悠焉遠之而不自覺

矣是故貴於有輔也然有無文亦不足以會

友會有粲然相接之意

融堂四書管見卷六

融堂四書管見卷七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

去聲

之請益曰無倦

先者以身

先之也勞即勞民勸相之勞

有以先之不令而行有以勞之雖勞不怨為政之道莫要於此而子路猶請益何哉答曰無倦則不必外此二者而求益矣天下事那一件不是倦後放下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切於度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知

不知人其舍聲上諸

率為有司之長先者率先之也能率先則或  
苛於責人或偏於任己又須赦小過舉賢才  
方盡善賢才固難知舉其所知足矣而不知  
者他人自應不遺也知其賢而不與立却不  
可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音也奚其正子  
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去聲下同

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出公輒也魯哀

公十年孔子自楚反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

祖故孔子歆先正名迂者遠於事情闕謂闕所

天地定位而卑高貴賤之名已立名者三綱

之所以張五典之所以遜也正名二字聖人

之大法為國之大經春秋一書亦只是正名

而已施之於衛固其所也子路乃以為迂直

野矣哉且名不正後如何說得言自然不順

言不順後如何行得事自然不成事不成則亂而無序乖而不和禮樂自然不興既亂既乖刑罰自然不中刑罰不中暴虐是作民自然無所措手足如此而謂之政可乎故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纔不正只是苟道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音扶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

居夫切

負其子而至矣焉

於虔切

用稼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

曰圃用情不欺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農圃小人之事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者大則在下者莫敢不承四方之民從之如歸矣何以稼為哉孟子之闢陳相正是此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去聲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也專獨也

此章見得古人讀書無非切己實事誦三百篇後不達為政之理不能專對四方雖多何



以為哉詩通於政故連詩可以言故專對  
子曰其身正不令去聲下同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

正則不令而行不正則雖令不從行與不從  
有決然一定而不可易者雖實使之然哉此  
理在人如何決沒得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兄弟之國也魯三家

逐君衛拒父

魯衛固兄弟也世衰道微莫能相尚其政亦  
相伯仲云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衛公子荆大夫

善居室者善處家也始有曰苟合言家道可  
以粗合非喜其財之聚也少有曰苟完言家  
道可以粗全非喜其財之足也富有曰苟美  
言家道可以粗美非喜其富有之為美也富  
家大吉隱然可見若所美在富聖人何以善  
稱哉苟子有謙抑自牧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已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御僕

車也庶  
衆也

聚人曰財庶則不可以不富也資富能訓富則不可以不教也自井田廢而民不富矣自學校廢而民不教矣夫子此語王政之次第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謂周足一月也

春秋之民急於望治而先王之制髣髴尚存聖人為之特易為力耳期月已可其感速也三年有成其化洽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聲殺矣

誠哉是言也

勝殘去聲殺矣  
威無用也舊有此語夫子稱之

善人比聖人功化固不侔也然綿歷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後世郡縣乃有邦之寄教遷教易如傳舍貢能有志於民者又數十年不一遇也勝殘去殺之効如之何而可見也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世

聖人功化固甚速也然必三十年之久而後躋民於仁蓋富而教之非年歲間事當時風

俗大壞直是斯民生長教化之中至於純被  
方成仁俗耳然則三年何謂有成曰所以成  
必世之規模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夫子於正身之道教致意焉大學所以治國  
平天下者端在此耳故曰於從政乎何有言  
不難也

冉子退朝潮音子曰何宴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豈與去聲聞之冉有為季  
氏宰朝者

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  
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

季氏專權不議於公庭而議於私朝不議於  
大夫而議於家臣其無君甚矣冉有曰政夫  
子曰是非詭辭也所以政季氏無君之罪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去聲如之為臣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

一言而喪去聲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洛音乎為君唯其言  
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也幾近

知克艱者必無宴安鴆毒之禍邦所以興樂

面從者必無法家拂士之言邦所以喪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音悅遠者來葉公見述而篇

說之義兌卦詳矣非有以涑脈手其心不可

彊也近者說則遠者來

子夏為莒居呂切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

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父魯邑名

欲速者事事迫切安能遠到見小者處處窒

礙安能大成弘則無此病矣

葉公語去聲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去聲下同

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證父攘羊賊恩甚矣謂之直可乎知賊恩之

非直則父子之相隱乃不直之直也故曰在

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纔不放逸則本心本自無恙居處恭不放逸

於暗室屋漏之地也執事敬與人忠不放逸

於交事應物之時也然有須史間斷便不可  
直云夷狄則其他之不棄可知此言用力於  
仁至為精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

使去聲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去聲焉曰敢問其次曰

言必信行去聲必果硜硜若耕切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所交

切之人何足算悉亂切也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

名容二十升筲竹器客斗二升算數也

耻之於人大矣然有耻非其耻者焉世之人  
一切外物稍不如人則知惡之至於天爵良  
貴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自別於禽獸  
者乃甘心自棄溷溷於蛆蠅糞壤而不知反  
然則行己而有耻者豈不甚可貴乎行己有  
耻方說得不辱君命子貢善為說辭故警之  
以此若夫孝悌聞於宗黨則行己之一端所  
以為次也言必信行必果非大人之事比孝  
悌不同矣所以又為次下是則淺中狹量小  
器易盈貢溷溷之徒耳何足數哉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音緝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中行者由中而行無過不及之名也然而豈易得哉惟不可得故思其次狂者行有不掩未免於過却能有志不肯苟安故曰進取狷者不屑不潔未免不及却知自好不肯妄作故曰有所不為惟進取而後可與進也惟有祈不為而後可與有為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胡登切

不可以作巫

醫善夫

扶音

不怕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

矣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爻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恒卦九三爻辭也

巫而無常必至於慢神醫而無常必至於吳疾巫醫而無常且不可况為德者乎羞辱繼之也必矣故曰不占言此爻辭所示不待占而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如和美同如濟水有善相告有過相規不為苟異此之謂和詡詡取下不擇是非務為苟合此之謂同和則不同矣同則不合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聲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去聲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安知非原人之徒乎鄉人皆惡之安知非獨行之士乎是非特未定手惟為善者之所好為不善者之所惡則其人不言而決矣是故不得於君子而得於小人有識者耻之

子曰君子易去聲下同事而難說音悅下同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隨材器使故易事則媚無所容故難說小人則不然徇己之欲而正大者必不投責人以苛而貢才實能者未必察公則弘私則隘也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心廣體胖自然不驕志滿氣盈自然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木質樸也訥遲鈍也

剛毅則不同撓木訥則不浮馳如此等人資質最美略無節病無世俗汙濁之過學易為力得亦能守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勉切也怡怡和說也惻惻詳也

子路問士而夫子獨以朋友兄弟答之蓋三綱五常之道由朋友而明忠告善道所係大矣兄弟同氣也惟弟不念天顯兄亦弗念鞠子哀則其於人道何如也友于兄弟乃所以孝于父母然則朋友兄弟之於士行豈不甚重矣哉曰切切惻惻曰怡怡與行行氣象不同所以勉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教民豈教之戰哉七年之久必有以得乎其心者雖勝殘去殺之效尚遠然亦可以犯難而不攜矣此於前為邦百年皆著亦可以以三字備見善人事體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古者兵農未分五兩軍師之法乃其素習不待教也况春秋之世乎夫子之言為無義戰而歎耳知教則知親其上死其長

憲問第十四

憲問取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原思名穀祿



也

不知得時所以行道不知儉德所以避難齷齪然但志於祿豈不甚可恥哉雖然知恥者不如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此亦原憲之問也克好勝也

也

克伐怨欲之不行特彊過力制而不發耳其病固在也故曰不可以為難仁者常覺常明空洞無體元不費分毫力何過制之有哉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固人之所安也懷之則苟安矣有志者不然非必後後于外而後謂之不懷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去聲邦無道危行言孫

去聲危高峻也孫柔順也

邦有道而不能危言則非盡忠邦無道而不能言孫則非免禍若夫堅節正操所謂確乎不可拔者則未始隨世而變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不必未必也

德非期於言也和順積中則自然有言仁非期於勇也養而無害則自然有勇然則言豈頰舌而勇豈血氣之謂哉

南宮适古活切問於孔子曰羿音詣善射羿五報切盪

士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

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

人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

秋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禹受舜禪稷後

善射盪舟不得其死而躬稼者乃能有天下

德力之效何如哉夫子不答默領其意也出而稱之恐沒其善也非君子必無此見非尚德必無此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音扶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念慮之間纖毫微動便是違仁豈若小人之所謂不仁者哉頭冥人慾橫流之中醉生夢死浮沈溷溷安知本心之本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誨乎

勞之者所以愛也誨之者所以忠也不然是

禍之耳何謂忠愛

子曰為命禪切婢之謏時林切草創之世叔討論之

行人子羽脩飭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命也命也命也命也

皆鄭大夫草創製草稟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

作子太叔討論講究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也脩飾者脩改文飾之東里地名

子產所居也潤色者潤之以華采也

鄭國晉楚之間能以弱為彊者有人故也一

辭命之出凡更四手其不苟也如此則他事

可知渙汗其大號所以係國體者甚重夫子

特有取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

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薄田切邑三百飯扶晚䟽

食音嗣沒音沒蔭無怨言昭王而改紀其政然不能革

其階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彼哉彼

我者外之之辭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蔭年也

沒蔭猶終身也威公奪

伯氏之邑以與管仲

人之得名為人者豈徒形體之謂哉奪邑三

百沒蔭無怨非有以深服手其心不可彊也

夫子獨舉此事而以人許之子產惠人孟子

又曰惠而不知為政若知為政則不止於惠

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素其位而行何驕怨難易之有此特言常人之情耳富而無驕未足多也貧而易怨何所不至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政者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

或優為或不可為才各有所宜也用違其才則失矣公綽之不欲夫子蓋深知其人者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去聲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

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成就為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知特世俗所謂知非知及之也莊子魯卞邑大夫曰者子路又問見利而下夫子答也授命言授其命於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凡言亦可以者皆也

兼四子之長而又文之以禮樂宜足以當成人之名矣蓋未至於聖皆未可以言至而况

乎四子者未必聞道也耶故曰亦可以夫子參錯其說矯其偏而勉之子路乃復以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為問苟安甚矣夫子不拒也

臨財不苟得臨難不苟免又不失信於平日

之言亦人之所難能而子路之所可能者夫  
子復就而與之語亦所以進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音洛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

衛大夫公孫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時然後言必無過言樂然後笑必無苟笑義  
然後取必無妄取三者發而中節非得情性  
之正不能也故人皆不厭審如是豈亦得哉

其然者然其言也豈其然乎者難其事而疑  
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一遙切  
君吾不信也防地名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  
請立後而避邑

得罪而出奔反邑而求後當時固未知其非  
也夫子直以要君書之此誅心之筆所以懼  
亂賊者武仲知之如此哉

子曰晉文公譎古火切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文公名重耳桓公名小白譎詭也

威公數十年之規模管仲之力也只為正而不譎所以展拓得去一正九合翕然向附惜其止是才力識見到此特假之耳若就學上得力豈易量哉晉文數年成霸事體故大不同二霸得失兩言而定此春秋褒貶之綱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居黜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威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春秋傳作糾督也

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先儒於魏徵論之詳矣愚謂人臣死節當觀其終身大體之所係三仁在殷或去或奴或死義各有歸未可一槩論也槩以死者為是則微箕安所逃哉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夫子特舉其事業以明之而不言其不死意可見矣如其仁者其指管仲也雖聖人之仁未易可及就事業而論亦管仲之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聲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去聲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皮寄髮

左衽而審切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微無

之俗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

諸侯知天王之尊生民免夷狄之禍皆管仲

之賜也不然則大經大法泯然不存夷狄異

類橫行中國而衣冠禮樂之地淪汙於腥羶

而莫之救其視區區一死貞溝瀆自經之徒

耳又况管仲於義可以不死者乎子貢於此

復疑其非仁夫子既大其匡天下攘夷狄之

功直以匹夫匹婦之諒明其不當死偉然正

大是非昭揭而管仲之論定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士免切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臣家臣公文朝薦家臣與已同仕公朝也

知臧文仲之竊位則知公叔文子之可以為

文文不必以謚義為解也特言其進不隱賢

無媿於此謚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音扶下同如是奚

而不喪去聲下同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失位也仲叔圍即孔文

子三人皆衛臣也

治賓客則交鄰國者有人治宗廟則脩祭祀者有人治軍旅則立武事者有人此衛之所以僅存也雖然維持把握偶未墜耳君曰無道終安能國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怍洛則為之也難也怍慙

無愧於言者必不苟於所為此章與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正相發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音潮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扶三子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音扶三

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

仕居魯三子三家也

時無方伯連帥而討逆之議發於致事之大

夫亦可悲矣沐浴而請聖人所以行天罰也

公曰告夫三子是太阿倒持不有其柄也之

三子告不可是同惡相黨惡傷其類也兩言

吾不敢不告者若曰知而不言其責在我言

而不行其責在人所以深罪魯之君臣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  
不欺而犯方是盡忠欺而犯焉是無君也所以戒勇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之為言到也究竟其事之謂也君子曰趨於上不究竟不止小人曰趨於下不究竟亦不止

子曰古之學者為去聲己今之學者為人  
凡學不自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皆非為己也  
逐逐文義之末昏昏聲利之場安知為己者

之為何事哉夫子之時已有此歎

遂其居伯玉使去聲下同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

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手使手遂伯玉名瑗衛大夫孔子居衛時常主於

其家

欲寡過而未能事其所以用力處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化豈偶然之故哉使者之辭雖謙而實密夫子所以喜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魯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此艮卦象辭

曾子因夫子之言而引良象以證之也知止其所自無越思有一毫不安分之心即出位矣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去聲

與其言浮於行也不若行浮於言也夫子於言上着一耻字於行上着一過字大抵學者空言多力行少所以警切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去聲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夫子嘗言中庸不可能非謙辭也實不可能

也日用平嘗無思無為何能之有能即起意憂矣失其為仁矣惑矣失其為知矣懼矣失其為勇矣我無能焉夫子所以截學者起意之病根子貢未領而但曰夫子自道何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扶音我則不暇比方也乎哉疑而未然之辭

古之學者為己而暇方人乎歔歔然品藻是非篤實務內者不如是也夫子抑揚其辭所以鍼子貢之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能言能其實事也與

上文無能  
之旨不同

智愚賢不肖之分只是箇能與不能耳以人

不知為患必非實能苟實能雖不知何害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手逆

料也億  
意度也

先覺二字肇見於此舉世昏昏醉生夢死而

我獨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故曰先覺此是聖

門深造自得第一箇字大學之格物正為此

耳豈拘文牽義所可彊通哉學者但知以逆

料為明億度為知機變之巧荆棘其中自謂

過人遠甚而我之所固有者乃茫然不知自

反此先覺之所以為賢也夫子此言至明至

切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平聲無乃

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微生姓畝名

依依也疾惡也  
固堅執不通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偏守

一隅而不通於用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將誰

任其責乎畝以夫子為佞貢所謂固者異端

之害徃徃類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驥非無力也不稱其力而稱其德况人手無德而負才其害大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慝怨而有且不可况以德而報怨乎必以德而報怨則凡有德於我者如何其報也是故莫若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德報德者人有德於我我亦以德報之也若以直報怨則豈彼有怨於我而我亦以怨報之哉橫逆之來

處以大順自反而縮行乎大公所謂直報如斯而已

子曰莫我知也夫

扶音

子曰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聖心即天復何所怨行乎大順後何所尤不離日用之間而上達天德之妙非是地步洞然相照雖顏子亦知未盡况他人乎人莫我知而天知之此所以為聖歟或者謂夫子道不行於當世故有是歎愚以為不然

公伯寮愬

悉路切

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音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下同

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

服何也夫子指季孫惑志言有疑也肆陳尸也

聖賢之窮達係斯道之廢興是有命焉豈人

所能為哉伯寮之愬非也景伯之力亦非也

斷之以命而君子小人之論定矣

子曰賢者辟

去聲下同

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

辟言

辟世則其時可知辟地則其國可知辟色辟

言則其君可知色與言亦有淺深色方行於

顏色未有言也若行於言則已甚矣知幾明

微所以免禍此賢者之事也若聖人則不然

仕止久速惟義所在無適無莫安所辟哉或

曰龍逢比干何以不辟曰妾賢為臣盖有義

不可得而辟者事體各不同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承上章而言能如是者凡七人也豈微子

篇所謂逸民者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

知其不可而不為者晨門之所以賢知其不

可而不可以不為者夫子之所以聖晨門但

知晨門而不知夫子之為夫子者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去聲蕢其位切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手既而曰鄙哉硜硜苦耕切乎莫

已紀音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起例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

硜指當時之人也斯已於此遂止也以衣涉水

詩也果哉言果於忘世末無也

聞擊磬而知夫子歎鄙哉硜硜之莫已知荷

蕢之賢亦豈易得者必欲於此遂止而以為

得厲揭之宜則是果於忘世矣民墜塗炭義

不能一朝安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者也若

果於忘世豈聖人之所難哉荷蕢亦晨門之

流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

冢宰三年高宗商王武丁也諒信也陰

諒陰三年不言所以喪居也百官聽於冢宰所以居攝也歷三年之久而冢宰攝行其事非徒不言而已子張獨以高宗為問夫子獨以古人為答則是當世此禮已不復先王之舊矣後世乃有創為短喪以日易月者嗚呼豈人情也哉

子曰上好聲禮則民易去聲使也

禮辨上下定民志上不好禮如水脫防乖爭凌犯之風肆矣可得而使哉世衰俗壞那一事不就不知禮上做出率意妄作幾無以自

別於禽獸纔知禮便自然和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子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敬正大學之要旨所謂治國所謂平天下皆於是乎在子路不能切實內省意若未足而再三問之夫子既答以安人又答以安百姓次第推究不離脩己二字又恐其未喻也直以堯舜猶病答之嗚呼敬哉外此而求多也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去聲弟去聲長上聲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其定切原壤孔人之  
故人母死登木而歌夷踰踞也  
候待也述猶稱也脛足骨也

賊仁者謂之賊侈然自放則本心亡矣非賊  
而何然其病根則自不孫弟始方其童幼傲  
然莫知有敬事長上之道不孫不弟習與性  
成及其長也又無一善之可稱果何貴於食  
天地間粟而謂之人也老而不死是為賊耳  
因原壤踞肆推明三節以諭之復叩其脛以  
警之夫子教人未有如此章之切直者然則

童蒙之日可不以孫弟為先務而使習於禮  
訓也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平聲子曰吾見  
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闕黨名童子未冠者將命蓋夫子使之傳命也

欲速成必至於躐等居位竝行皆躐等之病  
貢求益者不如是也夫子使之將命所以飲  
而抑之使循其序歟平時未欲與之言因或  
者有問而答以此童子其聞之矣



融堂四書管見卷七

融堂四書管見卷八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去聲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

絕糧從去聲者病莫能興子路愠紆問切見賢遍切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在陳者自衛適陳也興起也固者堅守節行確乎其不可拔之

謂非也固疾固之固也濫泛溢

不可則止寧用終日困德之辨不失其亨此  
聖人明去就之宜處患難之道也固者至死

不變况窮乎小人惟不能固所以濫

子曰賜也

女音汶

以予為多學而識

如字

之者與

平聲

曰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參也魯無支離浮雜之病况又功深力到故  
徑以一貫語之言下便領子貢聰明多知正  
是他礙事處不多之旨既嘗發之矣於此復  
先提其所病而後語以一貫之妙惜手猶未  
領也觀其平日號為多言如何到這裏却道  
不得一箇唯字此殆未悟性天道不可聞之  
先歟

子曰由知德者鮮

上聲矣

人孰無此德所以不知者其病安在鳶飛魚  
躍盖甚昭昭也夫子手由而語之謦策深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平聲

夫

扶音

何為哉恭

已正南面而已矣

觀舜受堯禪朝覲諸侯遍歷四岳庶事從頭  
都整頓過如何却道無為如何又道有天下  
而不與聖心虛明變化無方雖為而實未嘗  
為也雖有天下而實未嘗與也後世纔說勤  
政便焦勞纔說無為便不事事安知所謂恭

已正南面也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亡百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去聲不篤敬雖州里行乎

哉立則見其參七南切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音扶然後行子張書諸紳篤厚也蠻南蠻

百家為州其指忠信篤敬參於前參錯於前也

子張嘗問干祿嘗問達此又問行大抵皆務

外以求遂其所欲夫子一使反求諸已就言

行上切實用工正功子張之病而教之也遠

而蠻貊近而州里習俗雖異本心則同忠信

篤敬感無不通見其參前見其倚衡則是無

時而非忠信篤敬也無往而非忠信篤敬也

舉天地萬物萬變萬化皆我忠信篤敬之妙

也行矣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何州里

蠻貊之間哉子張書紳惜手未領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官名也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

也藏

邦無道如矢最見得他直處有道之世能直

固難至於所遭之時崎嶇艱棘而能不變其  
守非獨立不懼不易乎世未易語也有道則  
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字最宜玩味若無  
可卷懷而徒為高尚特素隱耳不得謂之君  
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知去聲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聖人之於語默如是其不苟哉自非清明洞  
照有以貢知其人之可不可必未免二者之  
失也是故失人者不足以成物失言者必至

### 於招憂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身以成仁  
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義所當死而幸生苟  
免則本心亡矣生猶無生也當死而死浩然  
無愧乃所以成仁雖然各惟其可而已苟可  
以不死而勇於自殺則與求生害仁者均一  
失也豈志士仁人之所為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  
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交其士之仁者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已欲為仁而所

事所友者或非其類其不至於波流風靡者幾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音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韶舞樂也

放者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者邪諂之人殆危也

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夫子之得邦家其規

模可見矣顏淵此問其在請事斯語之後手

克已復禮大本既立為邦之道可由是而推

也夫子既告之以四代禮樂而復以鄭聲佞

人為慮於此二者少不加謹則克已之功且

從而隳矣如禮樂何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不經遠患在目前此必然之理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再發此歎而加已矣乎三字其辭愈切

而所以警人者愈深矣一日克已豈易得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平聲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也竊者盜竊而私於己之謂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

立與之並立於朝也

賢如柳下惠邦家之光也豈易得哉秉政之  
臣不知則已知之而不與立此文仲之所以  
竊位歟一竊字所以誅其心若大公無我推  
國之名器與賢者共之安得有此病也惟視  
若一己之私物是以惴惴患失常恐賢者之  
進為己不利百方而擠之而斥遠之矣何暇  
與之並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聲怨矣  
薄於責己厚於責人則人不心服而召怨也  
必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輕慮躁發必不能為此丁寧戒懼之辭也雖  
聖人且柰何哉事到兢兢然若不勝其任處  
方有商量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聲去聲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者機巧小數也

所貴於群居者相規以正相觀而善也為無  
益之談為機變之巧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  
者故曰難哉雖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未

免此弊耳。貞有志者，不如是也。是故學必貴於擇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去聲聲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質猶體也，孫和順也。

質是立骨子處，骨子端正方說得禮，方說得孫。方說得信，且如老佛之教，亦能禮，其所謂禮亦能。孫亦能信，只為滅天倫壞人道，從頭錯了。是以徹底皆差，為萬世大法之罪人。一義字，吾聖人所以立極，所以維持三綱五常，自別於夷狄禽獸者也。義以為質，直要賭是

直是不可草草放過。有此質，後却不可無禮。無禮則斷不可行，有禮矣，不孫則斷不可出。孫矣，無信則斷不可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苟能矣，何患人之不知哉？以人不知為病，其病始大。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無名也，疾其無可稱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小人求諸人，非特要譽而已，允所以汲汲皇皇。

皇遂私從欲而不知止者無一事而不求諸人也君子務內只是自反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矜莊不放逸也

信道不回非好勝也故雖矜而不爭和氣接物非偏私也故雖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必考其實故不以言舉人不徇其名故不以人廢言此心公明方可語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方人一恕字正中其病昔也謂非所及而今語之其可進此矣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平聲下同

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毀短之也譽者過揚人善而不以實也三代夏商周也

毀則沒其實譽則過其實夫子豈苟譽人者有所試而後稱之耳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此其故也毀譽不實則矯情飾偽得以欺世而風俗靡然矣何由而行直道也哉直只是樸實不回曲心本直也有一點私意便失



其直

子曰吾有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士

與無夫音通

史闕文馬借乘恐古有此語故夫子舉而言曰史之闕文我尚可以及之如闕疑闕殆郭公夏五之類可見若借乘之事則今無有矣蓋歎世道益薄人情益偷已私藩離形骸爾汝其意非專指馬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忍者必有忍之忍

無定見必為巧言所亂無定力必為小不忍所亂自昔聖賢所貴乎致知者只是理會箇不亂耳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不亂之謂也亂後都差

子曰衆惡

去聲

之必察焉衆好

去聲

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特衆人之好惡耳或是或否皆未可知而流俗則未必能察也聖人於此却要契勘孟子所謂皆曰賢然後察之正是此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大也

道本大也豈人有以大之而後大哉只為常人意蔽欲窒是以日用而不知其為大耳功

深力到一旦洞然六通四闢範圍無外而後知其為大焉非昔小而今大也昔迷而今悟也故曰人能弘道若夫不學本心晦蝕自窘自求如蝸在封則是道之大雖自若也如人何哉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雖無過改之為貴是故聖人貴於復也若不能改其過成矣終何說哉一改字是聖狂之分學者所宜深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不思此章特戒無益而思者耳聖人自謂吾嘗廢食忘寢以思之而無所益故不如學也托諸己以勉人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

餒

奴罪切

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宜可無餒也而曰餒在中其餒非饑之謂也志於食者道必餒行有不慊於心之謂也學所以謀道非志於祿也而曰祿在其中祿非必爵祿之謂也道之腴者固祿

之理干祿豈弟之謂也然則君子之所憂者  
道耳而憂貧手哉

子曰知去聲下同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及言

至也莊端莊也蒞臨  
民也動舉措施為也

知及之者覺此本心之妙也覺則至矣故曰  
知及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晉之象曰君子以  
自昭明德明此斯謂之知守此知而不失斯  
謂之仁舊習蔽固安能盡淨意起念動如雲

忽興兢業不繼用力微懈雖得失必昏昏如  
故甚可畏也仁能守矣至於臨民則又不可  
不莊莊矣至於舉措施為則又不可不以禮  
知及仁守所以成己也莊蒞禮動所以經世  
也異端之教自謂識心見性而呵佛罵祖果  
莊已手離倫絕類果禮已乎愚嘗有詩云聖  
道大明備異端何偏虧晚學敢忘僭因依相  
發揮昏昏落醉夢日用不自知一旦有先覺  
渙然脫沈迷勿忘勿助長斯須那可違乃若  
醒作醒麵車仍朶頤偃蹇不自愛雖得必失

之守此之謂仁失此之謂愚炳炳兩端揭魏  
魏大訓垂若為莊與禮丁寧猶費辭嗚呼至  
矣哉斯言豈予欺此心萬古同本無夷夏殊  
民彛大泯亂世道誰綱維恭惟彼陶唐六合  
同光輝睦我九族親協彼萬邦黎從根到枝  
葉整整無漏遺試舜第一義二女往嬪虞諸  
難乃遍歷首事五典徽載觀巖廊上君臣相  
俞吁欽哉不離口此豈笑貌為敷教得汝契  
降典咨汝夷大禹九功成臯陶象刑施刑所  
以弼教功所以叙彛穆穆我文王敬止於緝

熙江漢無犯禮化行自閔睢金科垂玉律如  
日行天衢有志扶世道何能易此規去聖日  
以遠禮壞俗澆漓裔夷來用夏異端轉交馳  
瑣碎不暇問髡彫者為誰棄三綱九法其教  
方得推群居抱空寂高談玄妙機或推倒禪  
床或拗折竹篋溺尿與屙屎呵佛罵祖師先  
聖答問仁諸賢請事斯雍容洙泗上安有此  
行移只消一不莊坐見百度隳况復離倫類  
家國何由齊佛者西方僂顧敢相駁疵渠自  
用渠法我實無用茲吾黨有家風所宜日攷

攷輕俊樂便捷往往不自持駸駸墮其網氣  
習易轉樞相挺無忌憚陋視六藝書漫淫去  
不反寧顧百世非民日化魑魅義同救溺飢  
物物皆我心此責將安歸於此有欠闕恐非  
仁者宜時也抑何幸投老得所依到此重感  
激端拜聊陳詩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只就末節細故上看他不得直是到常  
人所不可能處擔荷得去方見君子雖然勤  
小物矜細行固無一節之不善也特不專在  
這上耳小人則不然淺中狹量如何大受愚  
舊說如此後聞先師云君子而不大受則道  
不明小人大受則為無忌憚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憚於為仁不啻如蹈水火水火固有焚  
溺之患矣未有以仁而傷生者然則何所憚  
而不為哉至於人歆之橫流情偽之滋熾滔  
滔熒熒益深益熟乃反其心而不悔此下愚

之所以不移聖人之所以衰矜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之為道是聖門第一工夫進之惟恐其不  
亟行之惟恐其不力非可與人相讓而為者  
也到此雖師有所不讓豈可謂師為之而我  
不敢為哉不讓非爭勝之謂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萬變而不失其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哉諒者守小信而不知變必不能正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其事者盡忠於君夙夜匪懈之謂也人患  
不能敬耳利祿豈所急哉若以利祿先入其  
心只是私意安得能敬

子曰有教無類

種類雖或不同然同有此心則同有此理安  
有不可教者但患不貞有教耳貞有教方不  
論其類直是能轉移變化方可言有啓迪之  
不得其旨感發之不得其道雖諄諄其誨謂  
之有可乎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聲

去聲謀

謀者相資以取益也功利而與之謀道問學而與之謀利可乎二者不啻水炭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人非泛濫於文也所以明理耳故曰辭達而已矣雖然敷暢厥旨了然無疑方謂之達辭至於能達豈易得哉

師冕見

賢遍切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

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

與師言之道與

平聲

子曰然固相與

去聲師之道也

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

觀夫子相師之道豈薄俗所可知哉哀矜惻怛之意溫然見於辭旨之外一物失所如已隱憂此天地之心也

###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

音專

冉有季路見

賢遍切

於孔子

曰季氏將有事於顓史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

與

平聲

夫顓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

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

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為於度切用彼相去聲矣且爾言過矣虎兕

徐履切出於柙戶甲切龜玉毀於楨獨音中是誰之過

與平聲冉有曰今夫扶音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

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扶音舍上聲

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

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夫扶音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求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於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東蒙山名

其祭在魯地之中夫子指季孫周任古之良史

陳布也列位也相輔相也兕野牛也柙檻也檜

厲也子在柙而出在檜而毀乃典守者之罪所以

責二子也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寡少也

析謂公室四方家臣屨叛干楯也戈戟也蕭牆

也屏也夫子始責之以爾是過歎則曰二臣皆不欲

及再責之以是誰之過歎則曰不取必為憂

屢道其說而情實必露矣不曰欲之而必為

之辭此君子所以疾惡之大抵國家先治

內後治外不患寡而下治內之道也夫如是



而下治外之道也今也遠人不服則不能來  
邦分崩離析則不能守而乃謀伐顛吏於邦  
內扶顛持危恐不如是二子之罪安所逃乎  
憂在蕭牆所以警懼而教之也此章辭旨明  
暢事之是非利害切中二子之隱微昭然如  
數黑白於昭臨之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一王之權所以尊

無二上者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世數久  
近固已可占况大夫乎又况陪臣執國命乎  
此蓋為當時而歎也天下有道人主之威權  
日行於上諸侯有不然者則變置之安得使  
大夫而竊政於其下哉有道則自無可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

矣故夫

音扶

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

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九五公逮及也自季  
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

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祿去公室即其大夫專政之漸也政逮大夫即其子孫衰微之兆也安有上失操柄盜弄威權而能遺子孫以無禍者哉後世姦臣擅國自謂得志然而禍不旋踵族無噍類此可以為鑒矣夫子雖為三桓而發實萬世之大戒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平聲下同辟婢亦切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諒善也便者慣於其事善者長於此也

直則不回諒則無偽多聞則可以質疑辨惑辟與柔佞如淫聲美色最易入人非早辨而痛絕之未有不濡染於在世之人往往不知損之為損而反憚益者之難親夫子別白兩端開示深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教切下同損者三樂樂節禮

樂音岳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洛樂

佚遊樂晏樂音洛損矣道稱道也驕縱也佚遊嬉遊也晏晏安也

樂者心之所好向慕而不忘也所好者善自然為益所好者不善自然為損則是非向背

發乎一念之微者可不謹哉節者裁制而歸於中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過也瞽無目也

言未及者猶云未說到此言及之者猶云正說到此人之顏色可以占其意向不知其意向如何而遽言之安知不至於失言乎非是要探伺顏色為容悅也侍君子而言其不可苟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得貪得也

人之私欲隨其血氣各有所偏自少壯至老每就其偏而戒之則始終不動於血氣矣此克己之大旨也雖然樂論人生有此三節爾若肯能用力於仁毋意毋我後面許多節病亦自然不作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

言

知天命則畏之矣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戒謹恐懼不敢少懈者果為何事  
也哉惟其不知是以不畏大人全天命者也  
聖言明天命者也君子無往而不敬小人無  
往而不慢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是聖人道與人最深切處生知者不做  
修習自然清明所謂性之所謂上知下是必

須學而後得所以致其知也又下是却又未  
能便學直待間關險阻怵迫無聊方向此一  
路方肯用力三者資質雖各不同及其知之  
則一而已若夫困後又復不學顛倒冥迷醉  
生夢死終身由之而不知耳可憐矣哉於戲  
生而知之吾不得見矣肯能有志於學者且  
不易遇也悲夫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  
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

義

去聲

見得思

此一章正是行著習察精密處人之行已那一事不就不思上壞了其目雖九其本則一何謂一曰由乎心不明乎心而欲逐項正救難矣思明則非禮勿視思聽則非禮勿聽思忠則非禮勿言此外大抵皆非禮勿動之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吐南切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平聲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如不及惟恐不得到也如探湯畏之不敢近也此事固有能行者矣若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非避世無悶確乎不拔者不能今之世徒能言耳吾未見其人也必若伯夷叔齊而後可以當此故曰其斯之謂歟餓于首陽之下便是他求其志達其道處徒有千駟何德之可稱哉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手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  
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  
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聲其子也遠謂不私之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伯魚於夫子獨立之時  
而所聞者不外乎此蓋可見矣陳亢始以異  
聞為問終也以遠其子為喜私意淺見安知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哉詩優柔而和平人情  
物理靡不曲盡故能言禮防人情之流秩然  
有度故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  
稱之亦曰君夫人寡鮮少自畢之辭

邦君之妻稱乎不一如此名之所以正分之  
所以嚴也記此一端其他可例

融堂四書管見卷九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

如字一作饋

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好聲從事而亟去吏切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季氏家臣

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禮大夫有賜於士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闕孔子之亡而

懷寶論懷藏道德迷其邦謂不救邦國而迷亂

之也亟教也兩日不可孔子答曰月逝又貨語也

禮際苟善夫子未嘗絕人陽貨意欲見之不  
召而冀其自來又矚亡而以物致之不誠甚  
矣設仁知兩端且欲諷切而棲之夫子亦豈  
果於忘世甘於失幾者可以仕則仕特不以  
身苟徇人耳吾將仕矣之語婉而不詭直而  
不倨聖人所以見惡人之道辭氣含蓄如此  
哉先師謂此不書陽貨矚亡而獨書孔子時  
其亡大闕典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無有不善其初豈相遠哉由所習之殊遂  
若天淵之隔耳性非人力所可為也性習字  
學者所宜明辨而究心焉

子曰唯上知

去聲

與下愚不移

習而相遠夫人皆然也惟上知與下愚則斷  
然不移上之不移於下下之不移於上氣質  
昏明自然而然不因習而遠也或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謂之不移何也曰既  
聖矣安得狂謂設若罔念則亦轉而狂耳若  
狂者進取則與下愚不同聰明過人才識過  
人惟其不得中道而處又不得聖賢為之依



歸所以狂也斯人於此能回一念則矢去川  
決功用豈易量哉下愚之人其氣昏塞冥迷  
顛倒頑然罔念謂之不移如此而已雖然性  
則無不善也惟其罔念是謂下愚苟克念焉  
亦安有不可移者兩章言性極明備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華板切爾而笑曰

割鷄焉於虔切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去聲使

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孩琴瑟也

莞小笑貌喜之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

君子學道則知仁民愛物之方小人學道則  
知尊君親上之義治古之世所以教化盛行  
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此耳安得以邑小  
而不用哉子游宰邑明絃歌之即道夫子所  
喜而戲以發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音悅曰未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扶召我者

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豈為東周乎弗擾季氏率與

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未無也未之言無  
所往也豈徒哉言不徒然召我東周洛都也

弗擾執權臣以叛而能召夫子殆必有說豈

徒然哉周之東遷王綱掃地聖人拳拳斯世  
不啻焚溺惟恐不用耳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之事乎斷其不然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為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使倚  
本心上有纖毫私意如何行得此五事能行  
五者於天下即為仁矣恭則誠寬則裕信則  
實敏則不懈惠則溥

佛音弼膾許密切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

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膾  
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力刃切不曰白乎涅乃結切而

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夫佛膾晉大夫趙氏之

中牟宰也親猶自也磷薄也涅染皂物匏子路恐其磨涅耳豈知聖人有所謂不磷不

緇者哉惟其如是是以能轉移乎物而不為  
物所轉移也危邦可入亂邦可居出入無疾

縱橫無礙而不能纖毫為已害也子路學未  
進此見南子則不悅弗擾召又不悅佛膾召

進此見南子則不悅弗擾召又不悅佛膾召

又以為不可夫子於是不得已始發堅白之義焉且至堅莫如金而其堅則可磨此所謂不磷者何物乎至白莫如雪而其白則可涅此所謂不緇者何物乎惟曾子有一唯之悟故亦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其不可尚知其不可尚則知所以為堅白矣嗚呼是聖人之事也

子曰由也女

音汝下同

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好

去聲下同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

直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致知徒好而不學心有所蔽有所蔽則所好雖善而為害反大矣不知其方故愚後志于外故蕩諒故賊訐故絞不明義故亂負氣不屈故狂後二條正規子路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

音扶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令人感動故可以興備著得失故可以觀不

流於邪故可以群不溺於私故可以怨以至人倫物理靡所不該而詩之德備於此矣

子謂伯魚曰女音汝為周南召南以乎人而不為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平聲周南召南詩首篇名

為者習行其事也

正始之道莫切於二南治國平天下此其樞機也這裏有不盡分處則觸事皆礙如面牆而立矣如之何而可行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玉帛鍾鼓特其具耳所謂無之體禮無聲之樂者何物哉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學者無徒曰玉帛鍾鼓云

子曰色厲而內荏而審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

盜也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穿穿壁窬踰牆

內不足而偽為於外此穿窬者之心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猶怨也鄉原鄉人之愿者

鄉原賊德孟子傳之詳矣使過惡暴者猶有時而改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非德之賊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學貴於自得非自得雖師友淵源未免有差况道聽而塗說者乎是自絕於德也故曰德之棄棄此賊差緩見得鄉原病根最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乎聲哉其未得之也患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者

庸陋暗淺之名患得之所患在於欲得也患失之所患在於患失也

庸陋暗淺之徒規規然只自為計耳方其患得百方以自媒及其患失百方以自固不幸

而在廷皆若人也不亦殆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

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疾病也肆謂不病也肆謂

則全無禮度矣廉謂稜角峭厲忿疾則闕於血氣矣直謂質樸徑行詐則內懷欺偽矣

風氣日變世降愈下雖古人不好處今亦不復有矣况所謂賢者乎皇極之民好是懿德雖不中不遠此夫子所以歎也古之疾乃今之賢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去聲下同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惡利口之覆芳切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

利口者變亂是非柔佞媚悅而善惑也自古

傾覆邦家罕不由此而世主往往甘心焉邪

之足以奪正淫之足以亂雅有如許豈不甚

可畏哉有虞之朝且曰聖讒說難壬人他可

知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夫子發予欲無言之旨所以與之言者深矣

子貢平日正墮言語窟宅一聞斯訓乃索然

無所倚仗小子何迷幾於可笑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貢將從前伎

倆一時掃下好向何言處會取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

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辭以疾而不使之聞之安知孺悲不以夫子

為果疾乎是無益也訪知夫子之非疾而繆以疾辭乎是不誠也取瑟而歌意明而放行矣孺悲隱心自省必有為之凜然者愚舊說如此後聞先師謂孺悲親承聖訓已幾於道來見夫子特不與之言乃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正夫子妙旨知風雨霜露無非教則知此妙旨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音基下同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音切鑽音切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音扶

下同稻衣音去聲夫錦於女音汝下同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音洛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音也期音周年也音也沒音盡也音也升音登也音也燧音取取音火之音木大音夏夏音季季音取取音桑桑音柘柘音之之音大大音秋秋音取取音柞柞音之之音大大音冬冬音取取音棗棗音杏杏音之之音大大音槐槐音之之音大大音已已音止止也音也旨音亦亦音甘甘也音也懷音抱抱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宰我聖門高弟輒謂期為已久嗚呼恐哉恐忘其親而以禮壞樂崩為慮何者而謂之禮樂也於女安乎之

問警之深矣曾不少省遽答曰安夫人子之  
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者非可  
偽為也至情深痛皇皇然若無所容於天地  
雖欲不然而自有不能不然者予也獨無人  
心也耶苟有人心安得而燧恣於此也曰子  
生三年又曰三年之愛於父母非謂當如此  
相報所以深青宰我者耳愚嘗觀孟子吾宗  
國魯先君莫之行一章則三年之制廢闕已  
久恐期喪之說亦非宰我創為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

博奕之不美甚矣聖人豈肯以為賢哉以博  
奕為猶賢極言無所用心者之可罪也心之  
本體與天同運自強不息所以配天可無用  
乎雖然心不可以無用又須求所以用心之  
地非所常用是肯無用耳學者謹之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  
君子小人  
以位言

義以為上是謂大勇不言則君子為亂小人



為盜矣謂之勇可乎子路平生這箇氣象處  
處發露後來却煞做工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下乎子曰有惡惡稱

人之惡如字者惡居下流而訕所諫切上者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

口堯切以為知去聲者惡不孫去聲以為勇者惡訐居

切以為直者訕謗毀也窒不通也惡微以下子

私

不能樂善獨好揚惡安於下流反好訕上固  
是可惡所貴於勇與果敢者以其能行義耳

勇而無禮只是血氣果敢而窒愈無忌憚此  
夫子之所惡也其實則微乃以為知其實則  
不孫乃以為勇其實則訐乃以為直此子貢  
之所惡也夫子之心濶廣大無偏子貢之見  
明疑似必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去聲之則不孫  
去聲遠去聲之則怨

不必專言僕妾凡女子小人皆然也近知既  
不孫遠之則又怨將安所處乎夫子此語正  
是欲人就其中思所以處之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反已而求廢乎其可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去聲為其終也已

年四十則終身之事體定矣是故學貴於及

時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

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

或去或奴或死疑各不同而夫子斷之曰三

仁其論定矣諫而死非激也不可以不諫佯

狂為奴非詐也不可以不奴抱祭器而去非

忘宗國也不可以不去各當其分耳是之謂

得其本心使本心上有纖毫欠闕所行必有

不慊處安得仁

柳下惠為士師去聲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

直道而事人焉於度切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黜官退也

使吾枉道以求合耶則不去可也若直道而

去何所往而不遭黜哉風節凜凜堅如金石

非安於義命者不能後世一跌而遂喪其守

者可以觀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

氏為下卿不能用謂景公不能用也

如用之雖不季孟之間可也待之縱厚而不

能用與所謂犬馬畜伋者無以異况若景公

之所云乎意可見矣孔子遂行

齊人歸如字或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音

孔子行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

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

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以為周道游

桓子曰魯今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大夫遂行孔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

女樂之受是齊人之間行也况遂三日不朝

乎不足與言也明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聲之不得與

之言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歌

德之衰末者可追言尚隱去已止

也而語助辭殆危也下者下車也

接與亦可謂采於忘世矣纔說鳳德之衰便是不知聖人觀其辭旨有若指迷塗然者於戲知幾其神尚須接與之言哉欲與之言將有教也乃反趨辟其自信不疑抑又甚矣不得與之言聖人殆有深惜之意記者特書之

長沮七余切桀溺乃歷切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音扶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音平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音平對曰然曰滔滔吐刀切者天下皆是也而

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去聲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音憂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

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蔡津濟度處執與執轡在車也子路下車問津故夫子自執轡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憮然猶悵然易亂為治也

二子盖久聞夫子之名者是知津矣譏夫子熟於道塗而不知止也誰以易之言天下已不可為諷子路不若捨之而從已也聖人豈不知天下之不可為哉若遇有道則何用易

振斯世之頹網扶人極於已壞故不得而辭其責耳諉曰不可為而遂果於忘世則捨斯人而同鳥獸之群不可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徒吊切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

夫子植音值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

鷄為黍而食音嗣之見賢遍切其二子焉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上聲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

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音紀知之矣亦隱

者蓀竹器分辦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倫序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人之大倫也接輿直言從政之殆桀溺直欲為辟世之從

而丈人者辭旨含蓄與與溺異矣子路一見

而起敬夫子一聞而知其為隱者豈偶然哉

然其為不知夫子則一耳使子路反見將以

教之至則行矣何去之速也子路既不見其

人遂以不仕無義誚之且彼止宿之時長幼

之節固未始廢耒之何而欲廢君臣之義乎

是自潔其身而亂天下之大倫也君子之仕  
豈有他哉行其義耳道之不行豈不知之而  
不敢一朝安焉為是故也子路發此教語反  
覆激昂必所得於夫子者丈人也庶幾聞之  
或謂後路下有反子二字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去聲下同

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聲下同倫行中慮

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

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逸遺逸民者無

仲雍與秦伯同窟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少連東夷人記稱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三期悲哀三年憂

中清者能潔其身也中權者能達其變也然  
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則不及矣中倫者  
言與理合也中慮者行與志合也然降志辱  
身比之不降不辱則不及矣志節凜然卓絕  
千古豈易可及哉然而論聖之時則未也故  
無可無不可必吾夫子而後可

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晚切下同干適楚三飯了音

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刀切武

入於漢少聲去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師魯樂官也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千繅缺武陽襄皆名也

人皆曰樂賤工也觀魯之衰諸人踰河蹈海而去識高見遠雖後世有位之士未必能爾乃知古人於此事甚中徃徃賢者居之非後世樂工之比也夫子學琴於師襄可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本作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怨猶懈也宗族姻婭皆親也以用也大臣與君一體徒具

位而不用則怨也大故謂惡逆

不施其親齊家之道大臣不怨正朝廷之道

故舊非大故不棄厚風俗之道不求備於一

人廣人才之道四事大抵皆忠厚周公傳家

之訓在是而魯之子孫不能守也果能守安

得踰河蹈海而去也哉相次而書殆有深旨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騶鳥爪切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周之人才顯然著稱者多矣而此八士未白

於世故特記之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論語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豈可已矣

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者順天理之自然無幸生苟免之意耳非謂必於死也義者利之和哀敬者喪祭之本於此不苟亦可矣為士矣先師曰祭則人心自敬喪則人心自哀此敬此哀不思自生皆道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

於虔切下同

能為有



烏能為亡亡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這裏非卓然一定之守則孰為有孰為無哉事故執德不可以不弘信道不可以不篤弘則不迫篤則不懈力學之要旨也子張斯言亦是他見得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平聲下同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

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可者與不可者拒擇交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大賢之事也以是責之初學則過矣拒字微峻子張所以起論學者雖不可不以子張之言為心且當以子夏之言為法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烏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異端曲學亦豈無可觀然非大經大法所以建用皇極者安能達之天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故君子不為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亡同士無月無忘其可能可謂

好去聲學也已矣無謂已所未有能謂已所能

子言溫故而知心又以不遷怒不貳過贊顏子之好學與此所亡所能異矣子夏於道有覺為之不厭必不道此二字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學不博則狹陋篤志者心誠求之也問不切則泛濫近思者以身體之也先師云子夏好論精微而未識皜皜之妙知及方知仁守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造作之所致如善戰者致人之致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之而覺覺所固有何以致為哉猶云厥修乃來非謂得之於外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或曰不能改過是亦文答曰惟其文是以不改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盛德之至自然儼自然溫自然厲本末始有

變也隨所望即所聽而各不同耳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厲猶病也

有所為於天下而使之盼盼然疑其上如之

何而可哉所謂信非空言所可結也事實素

著人心自孚耳後世有施信布信之論似非

聖人氣象盤庚登進厥民敷信腹腎腸亦晚

矣信而後諫不特君臣也凡交際之道莫不

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德者得也踰過也閑

所以止物者

洞明吾之所得者大兢兢仁守豈可踰閑若

夫通於藝文習於度數之類乃小有得者此

非所急但出入乎其間可也故夫子亦云游

於藝又曰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

色賣切

掃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

彼列切

矣君子之道焉

於度切

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倦即誣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精義如神之妙不離日用之間行之而著焉  
習矣而察焉自有不言而喻者初何本末之  
異哉謂可以當洒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  
所在不能如之何子游之言殆離而二之矣  
君子之道孰為先而傳孰為後而倦譬諸草  
木乃可區別之耳君子之道則焉可厚誣也  
有始有卒是盡得此理者其為聖人乎深歎  
子游之未曉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所以行其學者也子夏設問謂仕而優則

學抑學而優則仕乎人苟不務學而急於仕  
斯言所以警之

子游曰喪致哀而止

臨喪不衰固不可而有意於致哀抑豈情性  
之正也先師謂夫子哭顏淵而慟初無致哀  
而止之意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立行大抵過高而不務實

曾子曰堂堂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則事在威儀容貌耳必不能相規相警

向本心上做工夫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良心之動自然而然者莫過於親喪是故獨有此事不待勉強也自致猶云自盡推是心而為學則無不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

仲孫速也其父獻子名茂

用舊人守舊政宜未為難也夫子論孟莊子

之孝獨於此稱其難能何哉只為作聰明喜紛更者鮮能念先人之舊以致敗乃公事墜乃家聲者多矣於此二事守而不渝非深體至心不能爾也夫子所以特稱之孟獻子有賢譽亦是可以不改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

上失其道無以統屬斯人之心故輕犯法正可憐耳柰之何得其情而忍喜哉一有喜心非疾惡而峻刑必逞俊而輕殺哀矜勿喜四

字貢有視民如傷之意治獄者之龜鑑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去聲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卑下之地也

紂之不善初亦不如此之甚只為居於下流而衆惡歸焉是以此極耳故君子必擇所立身之地也所立者善人未必從不幸而為小人之淵藪則以類至者如順流而下矣吁可畏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平聲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最說得好蓋觀瞻所係與庸常不同纔有一點過失人便指日然則不甘心以小人自命而人以君子望之者曷思皆見之可畏而嚴於自律哉雖然過即改之改則君子如初人皆仰之如初初不以其嘗有過而遂不許之為君子也味皆仰之旨又豈可輕自棄乎

衛公孫朝

音潮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於虔切

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如下字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

於度切

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焉何也焉不學

言所何不學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故夫子於禮於樂於官名以至於師襄之琴無所不學也何常師之有哉子貢答焉學之問則辯矣生知之聖有非學於人而得者惜未及之

叔孫武叔語

去聲

大夫於朝

音潮

日子貢賢於仲尼

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及肩言低七尺為仞

言高夫子之云猶言如此說夫子非謂武叔也

子貢為人大抵聰明發露必有動人耳目者故武叔以為賢於仲尼宮墻之喻切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顏曾而下鮮能窺見况他人乎故曰得其門者或寡此語却是子貢平時善看夫子深知地步未到處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喻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去聲也曰無以為猶言莫如絕此土高  
夫子乃自絕耳無傷於夫子也量分量也

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則其毀仲尼不足恠  
也貞知若日月之照臨則不毀矣與之辨何  
益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去聲下同一言以為不知  
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

去聲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  
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砌級也立直也道  
也來歸附也動鼓舞之和雍  
睦也榮先榮哀人哀之也

子貢最善形容夫子或曰宮墻或曰日月或  
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而孟子獨斷之曰知  
足以知聖人汙豈聖人之為聖有非形容所  
可盡而所可形容者乃其所謂汙者耶觀此  
一語見孟子所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周有大賚來代切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  
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容嗟歎聲曆數曆象  
更易之教猶云世教  
也本心虛明畧無偏倚是之謂中允執者守而  
弗失之名非貢有物之可執也舜亦以此命禹  
辭見虞書曰予字下湯告之辭履湯名也玄牡  
黑牡夏所尚未變其禮也有罪指桀帝臣言賢

者乃上帝之臣不蔽顯揚也簡別也周有而下  
武王事資予也富者祿之也周至也權稱錘也  
量斗斛也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  
舉逸民謂釋箕子囚復商容位也寬則得衆而  
下夫子謂也

寬則為衆所歸信則為民所賴敏則與天同  
運故有功公則一視同仁故說此四者夫子  
所常言而帝王之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此  
章歷叙堯舜禹之相傳夏商周之相代如膺  
天命順民心用人才以至政治之纖悉舉不  
外乎執中之一言而終之以夫子之四語然  
則接去聖之統壽斯道之脉而為萬世之標

準者端在於是此門弟子之所以識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芳味切勞而不怨欲而不貪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

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於虔切貪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

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

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尺遂切納之有司致期

刻期也賊害也猶之如云等是出納之吝者吝於出納也

上章寬信敏公大抵是言其存心處此章尊

美屏惡大抵是見於行事處所欲者仁自然

不貪不以衆寡小大而為之敬慢自然不驕

不戒則難於責成矣慢令則難於刻期矣

暴賊皆害人之名有司者吝於施與之謂知

所尊又知所屏則君人之道孰外於此哉此

夫子之聖政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天命即天命

首篇之首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  
篇之終復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以此見得到  
不愠處非知命不能也學者學為君子耳  
於此事未能無疑則是與日用而不知者均  
之為凡民也何君子為哉知禮則視聽言動  
不妄所以立立其所以為君子者也知言則  
詖邪淫遁不欺所以知人知其所以為君子  
者也首篇自時習朋來而至於君子終篇由

君子而至於知禮知言而學之始終備矣君  
子之本末明矣學者不能深求其旨服膺其  
義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其  
懋戒哉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